



在江阴初解放的日子里

国民党逃兵闯进我的家

1949年4月22日，距我们村5公里多的长江边，传来了猛烈的炮声。江阴要塞上空，一道道探照灯光柱晃来晃去。我随村民们一起，涌到村后的土岗上，惊恐地看着。有人在议论：“共产党的队伍要打过来了。”有胆子小的，拔脚回家，收拾行李，架起箩筐，准备“逃难”了。

4月23日早饭后，便见有溃败的国民党军，从村西一条大路，经峭岐、青阳，向无锡方向逃去。村民怕被拉夫或遭掳掠，都将家门紧闭。有一个逃兵，扛着挺机枪，从西村走到东村，看见我家的门是虚掩着的，便侧身撞门进来。祖父急忙迎上去去阻拦，可他仍径直往二进屋闯去，并连连摆手说：“别害怕。我是后膛人，抽壮丁拉去当了兵。如今路过家乡，要是再不逃走，就永远回不了家啦。”他又说家中还有老母妻儿，所以故意掉队，找机会溜进了村子。我们听他口音像是杨舍（现属张家港市）人，又见他

一脸真诚，也就慢慢放下心来。他请求我们给他一套便衣，并说：“这机枪是美国货。解放军马上就要来了，你们拿去献给政府，会有奖赏的。”爷爷胆小，连连摇头：“你赶快把它带走，扔远些，越远越好，千万别连累了我们。”母亲找出了我去世不久的父亲的一套灰色夹衣，逃兵穿上了还算合身，他就用刚换下的那套棉衣服，裹在了机枪的外面。爷爷还不放心，又拿过一件旧蓑衣包在外面。逃兵就带着那一捆东西，从后门出去了。他刚走了二十多步，就把机枪扔到了村后的池塘里。有棉衣裹着，那枪在水面上浮了好一会儿才沉下去。也许后村有人见到了这个情景，又听说曾有逃兵到过我们家，因此没过几天，区上便派人把那机枪捞了起来，欢天喜地扛回去了。

那个逃兵离开我家一个多小时后，一队解放军就从村西大道向南进发了，秋毫无犯、鸡犬不惊。

倒山芋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寻常人家一年到头吃饱肚皮的日子屈指可数，山芋便成了“瓜菜代粮”最佳食品。

“倒山芋”，就是生产队的社员把山芋田里的山芋刨过后，我们这些孩子再在刨过山芋的田里刨一遍，寻找一些遗漏的小山芋。

江南农村每年霜降一过，生产队就分派社员刨山芋。刨山芋前，先清除山芋藤。经过霜打的山芋藤早已枯黄，蔫巴巴的，稍用力一拉就能把山芋藤拉起。拉掉山芋藤的田地，一眼可见地垄上有不少大小不一的裂缝。咋会有裂缝？原来山芋在泥土里生长四五个月，随着山芋逐渐长大，就会撑裂泥土，裂缝下面就是一只只大山芋。

干活的男社员脱去外套，双手把持四齿铁耙拉开架式，一铁耙一铁耙有节奏地刨，嘴里不时发出“嗨嗨”的喊声。刨山芋有诀窍，铁耙须离根部一尺左右刨下去，然后用力一拉，一只只山芋就“脱泥而出”；一棵山芋根下一般有3—5只，多的有7—8只，大的一两斤一只，小的一二两一只；若对准根部刨下去，红皮、紫皮山芋就会“身首分离”。男社员在前面刨，女社员拖个大箩筐在后面捡，偶尔刨到一只四五斤重的大山芋，大家会聚在一起说笑、嬉闹一番。

“倒山芋”的次数多了，小伙伴人人练就一双“火眼金睛”，站在田地稍稍一瞧，就能看出哪儿有“漏网”的，往往一

刨一个准。小伙伴手拿小铁锹、篮子在地里拉网式搜索。刨到大山芋如获宝贝，高兴得又蹦又跳，刨到一些细小山芋也不肯放过。待有半篮山芋了，小伙伴们便边刨山芋边在松软的泥土地里奔跑、玩耍、翻跟斗。玩着玩着，突然一只大老鼠“嗖”地窜出，“打老鼠！打老鼠！”小伙伴们一片大呼小叫，老鼠瞬间逃得无影无踪。

最开心的是在野外烤山芋，小伙伴刨到山芋后每人拿出一两只，捡些柴火在田野里烤。待山芋烤熟飘出诱人香味，小伙伴们就争先恐后抢烫手的山芋，掀开烤得焦黄的山芋皮，一股热气伴着香味扑鼻而来，一个个大口吞咽。吃过山芋后，小脸蛋都像小丑似的。回家前不忘先浇灭火星，再到水沟边洗洗脸，然后相约“保密”。

生产队每年刨山芋，男女社员齐上阵10天左右才告捷，那些日子小伙伴放学回家，就立马“披挂上阵”倒山芋，每次都能刨到七八斤。山芋拿回家后，母亲在煮粥煮饭时会掺些山芋。掺了山芋的粥饭有一股甜醇味，家里一改寻常吃不饱的窘境，个个吃得“肚饱气胀”。上学时母亲会在我书包里放只山芋，课间休息肚子饿了拿出来吃，引得班里不少同学咂嘴羡慕。

不知不觉当年倒山芋的娃娃都已步入老年行列。每当街上出现烤山芋，我就会不由自主想起儿时在农村倒山芋的往事。

(徐森宝)

文艺宣传队下乡和办扫盲班

不久后的一天，峭岐镇上来了一支文艺宣传队，在村口搭建起土台，为村民演出了一台节目。这可是破天荒的新鲜事：大家第一次看到了扭秧歌，听到了敲腰鼓。尤其那个牧童与村姑对唱的《小放牛》，看得大家如痴如醉。见化着妆的男女演员在台上载歌载舞，我想不到世上竟有这样好看的东西。

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……”“嗨啦啦，嗨啦啦，天空出彩霞，地上开红花……”这些歌曲，很快传唱开了。以后的日子里，这样的演出越来越多。各中心小学也会组织文艺会演，还进行评比。我们村只是个“一到四年级的复式班”，我们的卜老师排演了双簧《我说人老了》，赢得阵阵掌声，还捧回来一张

奖状。

那时村民大多是“睁眼瞎”，我父母就是文盲，后来利用农闲时光开展扫盲运动。

教室是现成的，那个复式班课堂里，晚上点亮一盏汽灯，迎来不少村民。虽说要求会认会写300个常用字才算脱盲，但事实上很难达到这个要求，能识得100个字也就不差了。

老师也是现成的，卜老师是单班复式教育行家，他培养出了许多“小先生”，让四年级的学生去扫盲是绰绰有余。

一次轮到我一上讲台，我就“大伯大婶”乱叫一通，还说“教得不好，多多指教”，没想到竟得到了父亲好友的称赞，夸我“口才好”。

(苏洪祥)



夜游运河畔

杨柳依依秋水清，
碧落银河两岸明。
红叶化蝶醉光影，
玉露惜赠霓裳行。

(王慧/文、摄)

乐龄“悦苑”请您来坐坐

乐龄“悦苑”开张啦！这是为银发一族设置的一方休闲园地，旨在展示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获的精神风貌，搭建起媒体和老年朋友交流的平台。

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起伏，您可能积累了后辈们并不清楚的掌故与轶事；桑榆未晚为霞满天，充实的退休生活中，您可能一边莳花弄草、跳舞唱歌，一边含饴弄孙、安享天伦；也可能或悠游四方饱览胜境，或走街串巷品味风物……希望您不仅是见证者和行动者，更能成为讲述者和展示者。总之，只要是能增添情趣、愉悦身心的内容，都欢迎您将之化为随笔、书法、绘画、摄影作品分享给大家。来稿请发到邮箱：lelingwx@163.com，标题中注明“悦苑”字样。

践行“走转改”，树立记者品牌 | 深耕街道里弄，讲述百姓故事 | 打造公益活动，关爱老年群体

江南晚报

孝萍工作室 敬请关注

互动平台

3. 微博



孝萍工作室（新浪微博）

1. “路社区”版工作室专栏

2. 《乐龄周刊》（每周二出版）

4. 抖音



5. 微信公众号

